

# 那片盛开的野菊花

■ 胥得意

砸成重伤，医治无效身亡。从此，谢芹与9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为了把儿子拉扯大，谢芹没日没夜地操劳，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没承想，几年后，儿子因一次意外被夺去生命。身体的病痛和失独的痛苦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勒得谢芹喘不过气来。那个曾经夫壮子欢的农家小院，笑声与幸福就此戛然而止。谢芹在岁月流逝中迅速衰老成谢大娘。

勤务连进驻村子，一个个年轻的战士开始走进谢大娘的心。星期天到了，战士们带着沙子水泥来了，大半天工夫，猪圈砌起来了，谢大娘再也不用漫山遍野地赶猪回家。清晨，刚一推开门，一担清水已经放在门口，谢大娘再也不用半桶半桶地从山下往家挑水。春节快到了，谢大娘还没想好该给战士们包什么馅的饺子，院子里就已挂起久违的红灯笼，红红的窗花也绽开在玻璃窗上。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战士们齐刷刷地给谢大娘拜年：“从此，连队就是您的家，您就是我们的妈！”

一年又一年，谢大娘的名字渐渐被战士们忘记，但一茬又一茬的战士都知道连队有个谢妈妈。当年，老连长和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我们全连要全力照顾谢妈妈！她没有了亲人，我们就是她的亲人！”这个“规矩”被官兵们坚守了几十年。忙碌挑水修房的队伍里有干部的身影，劈柴建院的队伍里有新兵的

面孔，中秋团聚的日子里还有来队家属的笑声，就是在这种孝道传承中，谢大娘步入了风烛残年。

谢大娘真的老了，有些记不清战士们名字，却能清晰地记起来是哪一年哪一天战士们开始走进她的家。她把这一天当成自己的重生生日。谢大娘曾经对着摄像机镜头泪流成行：“我没了父母，没了丈夫，没了儿子，但是我一点也不孤单。”

有一年春节，仓库原政委专程回村里给谢大娘拜年，一口一个“妈妈”叫得特别亲，同行的新兵在一旁也是“妈妈”“妈妈”地喊着，让村委会的干部很感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声声“妈妈”温暖的是那颗孤独的心，延续的是几十年的情。人世间的情有时不是用血缘来维系，有些萍水相逢，走着走着走进了心里，就走成了亲情。在春节这个最喜庆的日子里，谢大娘的眼泪再一次滑过脸庞，看着老政委叮嘱：“以后过年不要再在这儿跑，有这些孩子们陪着呢。”老政委摇了摇头：“既然认下您这个妈，久了不看看，我心中有牵挂呀。看到您挺好，我今年过得也心安。”

连队军医在给谢大娘例行体检时，发现她右眼患了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听此消息，一夜间，连队全体官兵便筹齐了手术费。有的退役老兵寄来了孝心钱，还在汇款单上留言：全连一个妈，挣钱给妈花。

90岁高龄的谢大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她把几十年来官兵们和她拍的全家福按照时间顺序挂满了墙，每天躺在炕上凝神注目。有一天，她拉着来看望她的战士们欣慰地说：“我这一辈子，前半生是苦的，苦得都看不到头。后半生是甜的，甜得说不出来。”临终前几天，她提出了最后的请求：“能不能把我埋得离连队近一点，我还想听你们唱歌。另外，我老伴和儿子都是秋天没的，我怕到了秋天寂寞，你们在我的坟边多种点野菊花。”

谢大娘去世后，如她所愿被葬在连队去她家的小路旁。这段亲情路，连队官兵从认识谢大娘到她去世，接力行走了40多年。如今，她永远地守在营区旁，能听到战士们的歌声和番号声，还能看到他们执勤上哨的身影。

秋天到了，正是野菊花盛开的季节。那一天清晨，李安宝对班长说：“咱们去看看谢大娘吧。”

路不远，只需一刻钟，班长带着李安宝就到了谢大娘的墓地。旺盛的野菊花覆着坟头，周围没有一棵杂草。淡蓝色的野菊花在秋风中飘散着一缕缕暗香，花朵荡漾之处，隐隐浮现着老人安详的笑容。

李安宝下山时，告诉了班长一个想法。他这次带完新兵，下连后就带他们来这里，给他们讲一讲连队里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

都被冻坏了，但看到身后的万家灯火，看到身边最可爱的人，我的内心是微笑的，我的眼泪是甜蜜的。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时过境迁，现在部队的军需装备早已今非昔比，但一代代边防军人守边戍边的信念从未改变。他们已经成为这座小城最美的风景、最靓的名片。他们的品质就像这片瓦蓝的天空，永远那么纯正，不带一丝杂质。正是在这样的天空下，人们的生活才会那么安逸幸福，才会发出“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的内心感慨！

## 在瓦蓝的天空下

■ 徐新

调，大多数时候甚至连一丝云彩也没有。整个天空仿佛一张巨大的蓝色穹顶，那么纯粹、那么深邃，给人以无限遐想。当地人告诉我，他们管这种蓝叫“瓦蓝”。

小城依黑龙江而建。隆冬时节，冰雪封冻。皑皑江面，一条铁丝网蜿蜒在主干道中心线上。哨位上的战士顶着刺骨寒风，身披斗篷、手握钢枪，在瓦蓝的天空下，宛如一座冰雕，威武神圣。

我的搭档是一位老边防，从18岁入伍就一直守着这条界江。他说：“进入三九天，江面上气温低于零下40摄氏度，战士们上岗前穿戴衣物就是一门学问：

大棉袄、二棉裤、外套皮衣又皮裤；羊绒棉帽上扣，防冻面罩脸上套；身披羊毛大衣，脚踏毡毛疙瘩。战士们就是这样高喊着‘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的口号，全副武装走向哨位。”

最令人感动的是“夫妻哨”。搭档告诉我，每年除夕，为了让战士们能看上春晚，部队规定由干部代替战士上岗执勤。来队探亲的军嫂们，总会自告奋勇地申请与爱人一起奔赴哨位。她们期望在寒风凛冽的洁白江面上，与爱人度过一个特殊的除夕。每次说到这个话题，搭档的爱人都会一脸自豪地说：“尽管我

## 庭有大椿

■ 崔大恒

的肢体仍然非常强韧，劈叉下腰轻松自如，且臂力惊人。我大学毕业多年后，仍和两位大学时代的同学随父亲打拳。有一天，父亲示范近身格斗动作，展臂抄起哲亭的壮硕身躯，一转腰一耸肩，年轻的弟子就被年过半百、看似薄弱的师父扛了起来，举重若轻，惊呆了一旁的保平和。

在我们家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很融洽。用父亲的话说，子大如宾，对待子女，要像对待宾客和朋友一样。印象中，父亲没有严厉地呵责过我们，更不曾动手体罚。即使我们贪玩闯祸，父亲也轻易不会说一句重话来训斥。

生活在水边的孩子特别喜欢捕鱼捞虾这类玩耍方式。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小河沟，我们就会把书包往旁边一丢，蹚水下去，向草滩苇荡摸索一阵。即便带回家的收获只有几条小鱼、几只小虾，甚至仅仅一条黄鳞或泥鳅，父亲也会不厌其烦地帮忙收拾好，放到油锅里炸得外酥里嫩，配以椒盐装盘。这样的小零食我吃过不少。父亲有时也会与我们一起品鉴，偶尔会斟一小杯酒，佐以悉心料理的小鱼虾——父子合作的成果——那就更有仪式感了。有时听说我们兄弟3人在小河里抓鱼，父亲会赶来在边上指导；拖网的角度要放平缓，不要绷得太紧，那样鱼容易受惊吓跑掉……时隔几十年，回想每个细节，心里依旧是温暖的感觉。

我们兄弟读大学的时候，假期回到家里，父亲会像迎接阔别的朋友，热情地握手。假期结束要返回学校的时候，他又会送我们到车站，紧紧地握手，依依告别。我曾经数次透过车窗，窥见父亲在回去的路上偷偷拭泪。有人是多年父子如兄弟，我们是多年父子成朋友。暑假在家，陪父亲吃饭，一起喝了点酒。父亲要抽烟，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在学校里

偶尔抽烟，在父母面前从来没抽过。正在犹豫，父亲笑了笑说：“你寄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手里夹着烟的……烟酒要控制，少用。”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烟，点着，那是父子俩第一次对坐抽烟。

父亲一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而且平时难得一见，神交而已，多年之中偶尔一聚，必定欢欣不已。某一天，一位大学时代的学长从外地来访，父亲远远地上前迎接，恭恭敬敬地称呼：“广庭兄！”并在奉茶之前仔细地清洗茶具。那位清瘦儒雅的世伯笑称：“兄弟这茶杯洗得真干净。”父亲答：“干净就是尊敬。”广庭兄长点头称是：“好一个‘干净就是尊敬’，兄弟这解真解得不同寻常！”两人开怀大笑。我读大学期间，父亲到济南，带我去山东大学拜会他的一位老友——中文系孔智光教授。在教授朴素的家中，除了几件旧家具，其余的空间全被书籍占据，几个巨大的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码放着满满的书卷。孔教授拿出一本自己著述的《文艺沉思录》，用钢笔在扉页上认真地写下“大恒惠存”，郑重地递书到我的手上，并慈爱地说：“你爸爸颇有资质，而且治学勤奋，有这样的家教氛围、家学渊源，相信你们将来绝不会是平庸之辈。”以教授的睿智，应该能够想见，这番话会激励一位后学者一生。除了几位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父亲还乐于将儿子的朋友当作忘年之友，我们的一些朋友、同学乃至他们的家人都成了父母的座上之客。

我大学毕业后至到部队工作。入职不久的一个周末，没有事先联系，父亲忽然来到我在部队大院的单身公寓，说是来济南公干，顺便看看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们在公寓里聊了一会儿，父亲环顾我小小的安身之所，又到大院里散步。看着一队战士步伐整齐地从身边经过，父亲微笑，随手拍了拍高大挺拔的行道树，说

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青葱一样的年纪，真好。”后来，父亲专门和我聊起这次匆忙的济南之行，对当天的所见所闻很满意：“房间虽小，但收拾得非常整洁，桌上书籍、笔墨、创作手稿一应俱全，仍如学生时代，可见精神面貌的积极向上以及治学的严谨勤勉——之所以没有事先联络而突然造访，就是为了看看儿子步入社会后的真实状态。”父亲对那次随机抽检的考题是：秉持了慎始、慎独的原则，颇慰老父心怀。

父亲也提及自己与部队的渊源。历尽艰辛读到高中毕业时即报名入选海军，同时又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两条道路皆充满光明，也让他抉择方面踌躇。最终，他在高中班主任的一再建议下选择去大学读书深造。那个年代考取大学本科的，实属凤毛麟角。父亲认为，虽说人生不好假设，但是自己的后代能够效力入伍，也算弥补了他的另一个人生选项。

父亲生性洒脱超然，不善营生，不蓄私财，几十年来家中许多琐碎事情依赖母亲打理。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陷入困顿。一天，我在厨房做菜，感觉身后有人，回头见是父亲站在那儿，无声地垂泪。我大惊，正要询问，他向我抬起手中的报纸——文学版面上有我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我用手轻抚他的肩头，父子相对沉默良久。母亲辞世之后，父亲勉强支撑3年就病逝了，得年六十有九。他生前一贯主张：简单地追求生命的长度是等而下之的人生目标，与长度相比，生命的广度与厚度更为重要。父亲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宽广厚重。

“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天赋异禀、超然物外的父亲像一棵开满了繁花的树，其华灼灼，挺立在天地之间，卓尔不群。惜乎善花之树，竟不永年。从此再无过庭之训。

### 观有所得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嘶嘶，冷气侵入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斗横扫扫嫩原……”伴着悲壮激昂的《露营之歌》，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兆麟的影像出现在荧屏上。李兆麟在抗战岁月中写下的《露营之歌》，成为鼓舞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打击日寇的有力武器。

近日，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组织立项、辽宁省军区支持、辽阳市军地单位联合策划推出的4集文献纪录片《李兆麟》，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东北抗日联军是活跃在东北战场、独立与日寇战斗时间最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李兆麟与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抗联志士是这支队伍中的英雄代表。在采访过程中，让我们团队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东北抗联将士对民族、对党的赤胆忠心。”该片执行总导演汪立文介绍。艰苦卓绝，傲骨尽显；腥风血雨，信念如磐。2009年，李兆麟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第一集《少年奇志》、第二集《战场传奇》、第三集《信仰高地》、第四集《热血魂魄》，连贯讲述了李兆麟的成长经历、抗日经历、入苏整训和壮烈牺牲的过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是纪录片的根本。在创作拍摄中，主创人员参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历史见证者回忆录，先后采访李兆麟后代、抗联老战士后代、相关领域专家、研究学者等，用多维视角还原历史的真貌。

将历史真实进行艺术呈现，是纪录片讲好故事、融情表达的创作重点。该片通过现实与历史双线交叉叙事的表现手法，每集选取一出现实时空讲述人，以其自述的形式链接历史与现实。在《少年奇志》中，最先出现的是李兆麟之子李玉柱拄着拐杖伫立哈尔滨街头远眺的画面。以这位耄耋老人在心中苦苦追寻的一个答案开始，穿越历史时空，逐一揭秘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李兆麟及战友们所经历的艰苦卓绝和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运思出奇，横扫千军”，这是东北烈士纪念馆珍藏的一副门板上雕刻的8个大字。未到束发之年道出如此豪言壮语的李兆麟，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该片呈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条件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战斗的情景，通过深入挖掘奇袭老钱柜、林海雪原千里西征、朝阳山阻击战等事件经过，重点刻画了李兆麟在错综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所展现的坚定信仰和斗争才干。

片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尔钦科·阿拉·列奥尼多夫娜介绍：“李兆麟是一位非常简朴的人。他的职务相当高，可他一直睡在草席上。他不在专为军官备餐的地方吃饭，而是同士兵们一起吃最简单的饭菜：粟米粥、酸白菜。”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乌苏里斯克进行了20余天伞降训练。当时，在训练设施和条件

# 东北抗联精神的壮美回响

■ 来新年 马德兴 谭长俊

——观文献纪录片《李兆麟》

极端受限的情况下，更需要搏命的勇气。李兆麟身先士卒做榜样，跳了数次，战士们也跟着跳下。在《抗联特别旅中共产党支部局航空降落伞学习总结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各营的训练成绩。参训354人，有203人成绩优秀。而其中参训的20名女战士，优秀者有11人。摄制组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期间的珍贵影像，让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官兵的生活和训练镜头首次展现在荧屏上。

英雄并未走远，精神永励后人。无比险恶的环境中，抗联将士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铸就了“勇赴国难、自觉担当、顽强苦斗、舍生取义、团结御侮”的东北抗联精神。李兆麟曾坚定地说过：“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无惧生死，踏平绝境，用生命迎接曙光。李兆麟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是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是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

### 一瓣心香

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当得起侠骨柔肠、琴心剑胆这个评价。

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本科生，在校期间是整个机械系的俄语课代表。后来的几十年，父亲拥有多重身份：工程师、高级经济师、自由撰稿人，专业跨度之大应属罕见。

印象中，父亲有几个爱好：读书，读书，写作。半夜里醒来，我经常看到他灯下独坐，一本书，一摞纸、一支笔、一碟花生米、一杯酒或是一盏茶，夜阑人静，只听到窸窣窣掀动纸张的声音。父亲出身工科，但在他的语汇里，机械制图、马氏体、奥氏体、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等术语只是其中一部分，胸襟眼界、才情志业、修养见识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多年厚积薄发，成就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深邃的人文素养。他经常与我们探讨书心得、创作体会、诗词意境这类话题，许多经典著作可以整段甚至全文背诵。有一次，我聊起《千古战场文》，他从头到尾通诵一遍，一气呵成，动情处潸然泪下。这是一个读书人向1000多年前的另一个读书人的崇高敬意，是读者与作者两条心弦隔着千年时光的同频共振。

20世纪80年代，父亲得了一篇稿费，370多元，果断从北京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县城的新华书店没有这套书。那个年代在一座县城，像父亲一样肯花掉相当于几个月薪水的稿费去买这样一套书的屈指可数。父亲经常指着他的藏书对我们说：“这些书可以随便看，起初读不懂不要紧，读得多了就懂了。”

鲁西南有尚武之风。父亲6岁习武，从未间断练功。即使上了年纪，父亲



火红年代（中国画）

李小米作